

禮記
通鑑
紀事本末

禮記
通鑑

鄭平
和
PDG

讀通鑑論卷八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後漢順帝

惜天下之不治者曰有君無臣誠有不世出之君矣豈患無臣哉所謂有君者君在中材以下可與爲善而庸譴之臣無能成其美而遏其惡也則順帝是已帝之廢居西鐘下也順以全生羣姦不忌非不智也安帝崩不得上殿親臨悲號不食非不仁也孫程等拯之危亡之中而登天位一上殿爭功而免官就封不使終持國政非不斷也諒虞詡之諫逐張防聽李固之言出阿母任左雄之策清吏治

非不明也樊英黃瓊卽顓公車接軫納翟酺之說廣拓學
宮非不知務也使得內吉之量宋璟張九齡之節韓琦之
忠姚崇杜黃裳之才清本源振綱紀以納之於高明宏遠
之途漢其復振矣乎而桓焉朱寵朱伋之流皆衰病瓦全
無生人之氣塗飾小康自寡其過不能取百年治亂之大
端謹持其幾而左雄虞詡因事納忠之小器遂爲當時之
傑區區一龐參爲時望所歸乃悍妻殺子於室而不能禁
本已先缺而求物之正必不能者盈庭物望遽爾歸之則
其時在位之人才槩可知已帝德不終而漢衰不復良有
以也夫豈天於季漢之世吝於生才哉才焉而不適於用

用焉而不盡其才者多矣而其故有二摧之激之成於女
謁宦豎僉人之持權者則一也女謁宦豎僉人互相起伏
此敗彼興而要不出於其局其摧焉而不克振者仰雖憂
國俯抑恤己清謹自持苟祈免於清議天下方倚之爲重
而不知其不足有爲也則桓焉朱偃之流是已近世葉福清賀江夏
以其激焉而爲已甚者又有二焉一則憤嫉積於中而抑
采艸野怨謠之聲以求快於愚賤事本易而難之禍未至
大而張之有聞則起有言必諍授中主以沽直之議而小
人反挾大體以相難則李固陳球之徒是也近世諫臣大抵如是一
則傷痼蠹之未消恥新猷之未展謂中主必不可與有爲

季世必不可以復挽傲岸物表清孤自獎而坐失可爲之

機則黃憲徐穉陳寔袁閎之徒是也唐宋以下無其人矣激而爭者

詳於小而略於大怒湍之水不可以行巨舟激而去者決

於棄世而忍於憂天環堵之光不可以照廣野嗚呼若是

者皆非不可康濟之才而不終其用絲來久矣豈一旦一

夕之故哉故雖有可與爲善之君而終無與宏獎而利成

之也悲夫大權移於女謁宦豎僉人則主雖明臣雖直相

摧相激以貽宗社生民之禍不可謂無君抑不可謂無臣

而終不可謂有臣也此今古敗亡之所以不救也

言有似是而實非者馬融之對策是已行其說不足以救

弊而導其說則足以蠱人心毀仁義而壞風俗融憂民之
不足而言曰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
終者掩藏矣漢之季世豔后尸政寺人阿母窮奢極侈以
蠹國私人墨吏橫行郡國以吮民民之貧也豈婚葬之糜
之哉融避不言而嫁其罪於小民區區未殄滅之孝慈邪
說誣民充塞仁義其他日附權門而獻頌攤絳帳而縱慾
皆此念爲之也婚葬者人事始終之大故記言曰先王重
用民財而重用之於禮其以獎仁厚崇廉恥之精意豈徧
夫陋人之所知哉昔者殷之且亡也昏姻之禮廢浮僻之
行逞茅束死麕可以誘女而文王憂之關雎之詩曰琴瑟

友之鐘鼓樂之盛禮樂以宣淑女也肅雝之車穰如桃李
豈不節而樂以淫乎崇閨門之廉隅防野合之濫觴故雖
梅標盈筐而不憂其失時以失時者無損於歸妹之愆期
而懲刲羊無血承筐無實之無攸利也若夫喪祭則豈君
之忍禁其民民之忍背死以求財之足者乎家貧而厚葬
非禮也喻賢者以俯就使無以不備物爲哀而傷其生也
士之祿入亦薄矣而士喪禮之所記衣衾紵絞罍茵抗席
殷奠三虞之盛不以貧而殺焉唯夫嬴政之後窮天下以
役驪山故漢文裁之以儉以紓生人之急然天子之儉也
自不至於土親膚而傷人子之心若士民則固弗禁也墨

氏無父而桐棺之制戕仁寡恩以牖民於利孟子斥之爲禽獸矣罔極之恩終天之一日此而不用吾情何所用吾情者融不生於空桑而欲蔽錮人子之惻隱吝餘財以畜妻子融也其能免於梟獍之誅乎嗚呼此說行而禽獸食人人將相食其伊於胡底也昏及時而棄禮則贅壻不知恥而年未及期者且配非其類以啓淫亂葬欲速而趨簡則旦在堂而夕在野委骼荒崖而野火狐狸灼齧其未冷之骨其極也競相索而鬻色以自肥惑術士之言而焚割枯骸以邀富貴利心一逞何有終極不知先王斟酌質文而輕財賄以全天性之至教爲不可及也融也固名教之

罪魁無足數於人類者也其何誅焉

善用天下者恆畜有餘以待天下而國有餘威民有餘情
府有餘財兵有餘力叛者有餘畏順者有餘安不善用之
小警而大震之以天下之力爭一隅之勝負雖其勝也以
天下而僅勝一隅非武也疲天下而搖之民怨其上非情
也民狎於兵而玩兵非所以安之也區隣之亂九真交趾
之小釁而在廷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討廷無人矣
微李固之深識任祝良張喬以單車而收萬里之功漢其
危哉唯遣吏循撫而不加之兵將使九真交趾之人曰吾
之於中國猶螽蚋之嘬也置我於不足較而姑使賢二千

石以綏我也不軌不順而僅與二單車之使抗吾其如中國何哉將使中國之人坦然亡疑而私相語曰九真交趾猶蟲蟲之嘍也一使者單車折之而已款服矣天下固自定也無有能搖之者也使桀驚思逞之人無所施其技擊之勇無所施其機變之巧知弄兵而矜智勇曾不如單車一使之從容而折萬里之衝也將使單車一使之威伸於萬里則浸假大臣殫謀於廷大將奮揚於外抑不知其蕩滌之功何若而天子之德威赫赫如是則卽有權姦亦無敢生其心以嘗試故九真交趾戢耳以聽命而天下晏然嗚呼梟雄之初起未必卽敢小視天下而睥睨之也殫天

下之力與爭勝敗於一旦而梟雄之膽乃張中國之情日
茶天寶之亂始於雲南之喪師宋盡心力於西夏而女真
測其荏弱一良吏制之有餘者合天下震驚以不足以瓦
注者以金注未有不亂者也播州之巢穴初空奢蘭之
連兵遽起朝鮮之救兵甫旋遼瀋之嚴關早失廷無人而
貪功者撓之無餘威無餘祚矣悲哉

梁商之策匈奴曰良騎夜合交鋒決勝夷狄所長中國所
短乘城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長夷狄之短馬續從其教
令而右賢王力屈而降此萬世之訐謨也佛狸之疆而不
能拔盱眙完顏亮之衆而不能渡采石其衰可待躁者不

能待而自敗耳故楊□王□□之罪死不償責也若夫驅
除之於盛極將衰之際則又有異焉守位者人也聚人者
財也金粟足以相贍而後守可以繼彼雖衰而猶承極盛
之餘則彼且倚金粟之餘以困我與之相守而固不敵則
潰敗也必矣主者利於守客者利於攻主客無定在因其
時而遷負蕩平天下之大略者尙其審此哉
張綱單騎詣賊壘諭張嬰而降之言弭盜者侈爲美談楊
鶴陳奇瑜熊文燦遙慕其風而禍及宗社嗚呼孰知綱之
爲此爲梁冀驅之死地迫於弗獲已而姑以謝一時之責
者乎綱卒未幾而嬰復據郡以反滕撫斬之而後絕綱何

嘗能弭東南之盜哉且嬰降而馬勉華孟相繼以蠭起滕撫追勦淨盡而江湖始霸則撫盜之爲盜固審矣胥吾民也小不忍於守令之不若稱兵以抗君父又從而撫之勝則自帝自王而唯其意敗則卑詞薦賄而且冒爵賞之加一勝一敗皆有餘地以自居而不失其尊富桀猾者何所忌而不盜也南宋之諺曰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且逆計他日之官爵而冒以逞勸之盜而孰能弗盜邪夫失業之民隨桀猾所誘脅盡俘殺之也誠有所不忍殲其渠魁而籍其黨與以爲邊關之戍卒則矜全其死命已不傷吾仁矣而使仍居其故地則豈徒渠帥哉失業之民一桀猾

於潢池而鄉黨不齒田廬不保欲使之負耒而爲戢順之
民亦終不可得是甯以撫求其永綏哉改紀暴政慎擇良
吏而飭之以寬恤以安未亂之民而已亂者非可旦夕使
順也弭盜者慎勿輕言撫哉均之撫也祝良張喬用之交
趾而定張綱用之廣陵而盜益猖其術同而效異者則又
有說蠻夷之寇邊鄙進爲寇而退自有其田廬之可居姻
亞鄉閭之可與處則斂戢以退而固不失其所撫之斯順
矣生中土爲編氓一行爲盜反而無以自容使游泳於非
逆非順之交翱翔而終思矯翮抑且弭之豢之寵而榮之
望其悔過自懲而不萌異志豈能得哉張綱者以緩梁冀

一時之禍而不暇爲國謀也何足效哉

桓帝

順帝崩沖帝殤質帝弑李固兩欲立清河王蒜而不克終
與蒜而俱斃夫固而安能必立蒜也伊尹周公相湯武以
取天下位極尊任極重而所戴以立者太甲成王皆適冢
宜立而無容異議者是以不順之徒毀室之黨撓之而不
敗若非此而俾天子之立決於一人之意旨則此一人者
伊尹周公所不敢任而李固安能必也天子之立決於一
人之意旨以爲擇賢而戴之忠者曰吾所擇者賢也姦者
亦曰吾所擇者賢也賢無定名隨毀譽而移焉忠姦互角

視權之輕重爲憑藉而姦者常勝固之言曰以天下與人
易爲天下得人難唯天子有天下可以與人而後人唯其
所擇而授之以天下身爲人臣而可云爲天下得人乎固
之言不順矣漢之亡也母后外戚宦豎操立主之權以持
國柄而亂之其所立者感立己者之德而捐社稷以徇之
夫其漸積使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諸呂誅惠帝子廢舍
齊王而迎立代王者周勃也昭帝無後昌邑廢迎立宣帝
於民間者霍光也夫二子所擇者賢而二子無姦心則得
矣然此豈可以爲後世法哉且勃立文帝而帝目送之曰
鞅鞅非少主臣光立宣帝而驂乘之日帝若芒刺則二子

危而漢以安非然者跋扈之言出諸口而鴆毒已入其咽
故爲人臣而以爲天下得人爲己任雖伊尹周公弗敢任
焉而況李固乎自禹以後傳子之法定無子而以次相繼
爲母后者不敢擇也爲大臣者不敢擇也庶支無覬覦之
心外戚奄人無扳援之望則雖得之不令而亦唯天所授
非臣子所敢以意爲從違故劉子業之凶淫而沈慶之有
死而不敢廢忠者無所容其忠姦者無所容其姦然後權
臣不能操天位之取舍以與人主市宋仁宗之立英宗高
宗之立孝宗人主自擇之此則可謂爲天下得人爾先君
無前定之命嗣子無豫建之實則如楊廷和之迎興邸順